台學統

台學統卷九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氣節之學九　清節六

僉憲符松巖先生驗

台州府志符驗字大克號松巖匡之子按匡字允試號正齋正德中歲貢益陽訓導升邵陽教諭攝武岡州事見黃巖志宦業傳領鄉薦第七登嘉靖戊戌進士宗伯霍韜與語奇之簡南京福建道御史累上封事指切利害及劾貴幸不職悉協輿論奉命巡揚子上江剿捕劇寇行部疏剔姦墨長吏至有解印綬遁去者考績北上冢宰許公按明史七卿表許讚爲吏部尚書自嘉靖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入閣

以其才堪治劇擢爲常州守比至値旱荒郊行賑恤詳諮民隱遂痛鋤豪右拯無告民皆尸祝而强宗巨室大不便焉陰中之謫判蘄州臺諫交章稱枉踰年移令建安建有鐵冶鑛徒取鐵者率異郡無賴之流慮其釀他變也白撫按逐之出境籍其廬舍及違禁財物歸諸官創儒學講堂號舍復置學田以供餼養所甄拔皆知名當世秩未滿調彰德同知當道檄覈湯陰田賦履畝則壤招集流移民甚德之擢廣右按察僉事輒懇致政歸驗自幼力學造詣深厚事親盡孝執喪哀慕不置訓子姓以禮內外斬然家居清約出入未嘗乘輿顧性峭直剛介凡按治不能少徇權貴人即謫居羇難亦不屑以

一字通政府竟以是弗究于用所著有留臺雜記四禮
或問松巖遺稿
明一統志符驗黃巖人由御史出守常州之官不攜家
累但持二敝簏從一蒼頭常供以蔬人目之爲符青菜
銳意鋤强抑橫歲大旱蝗日出循行不勞供億以筐盛
米數升菜數束而已
武進陽湖合志符驗字松巖黃巖人進士清操峻節嫉
惡好善以御史出守不攜家持二敝簏來隨一童奴供
作糲食而已稀御肉常供蔬人呼爲符青菜鋤强不避
權要有竄匿期必得之苟奉法而至亦不深苛志在興
革凡都野遠邇險易圖之以便句稽乙巳歲嘉靖二十四年大

旱蝗日躬阡陌間每出以筐盛米數升柴數束不勞民
供億常道府橋見卸船傭奴有脯肉舉餐者怒笞之尤
喜尊禮儒碩與徐問唐順之遊徒步過從竟日忘倦問
以書規之謂宜稍存寬大然不能改也時郡人薛應旂
官南考功主察留都爲姦人所紿驗竟坐不及調後知
驗賢悔且惜焉

按明史薛敷教傳祖應旂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黜
常州知府符驗大學士嚴嵩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
私黜郡守謫建昌通判菑應旂坐驗不及囿屬誤聽
姦言而嵩則以他事怒應旂借此以罪之也

福建通志符驗黃巖人進士嘉靖閒以御史出守常州

復以忤當事左遷建安知縣一僕自隨布袍糲食風裁
矯然尤注意學校建學舍講堂躬自講藝籍廢寺田以
贍諸生邑有鐵冶往往以采鑛致寇驗條陳罷之仕終
廣西憲使民思其德卽其講堂專祠祀之
遺書
四禮或問見浙江通志今亡
革除遺事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此書卷首有驗序稱泰泉欲修國史
之闕出檇李郁氏本俾䝤訂爲十六卷以復於泰泉
泰泉者黃佐之別號蓋驗此書實因嘉興郁袞舊本
而修輯之肇其議者則黃佐也又有一序舊本題爲

郁袞作其文與黃佐集中所載此書之序正同葢傳寫誤題袞名袞書有傳無紀此書則列傳十卷外傳一卷冠以本紀五卷截然兩書不容移甲爲乙別本或兼題佐名考書中徐妙錦一條佐集載之題曰徐妙錦傳然則佐亦潤色其閒矣朱彝尊嘗謂黃佐革除遺事與當時紀建文事諸書皆不免惑於從亡致身二錄葢於虛傳妄語猶未能盡加芟削云

同治黃巖志初御史新淦張芹本宋端儀之革除錄取建文時忠於所事者四十六人次其行事其無考者則存姓氏爵里於後爲革除備遺錄一冊泰泉黃佐復本宋張所錄而增廣之爲革除遺事六卷其成

書在正德庚辰十五年嘉興郁袞亦據宋張二錄并何孟春續錄而彙次之爲革朝遺忠錄二卷其書有傳無紀此書則因郁氏本而修輯之爲列傳十卷外傳一卷冠以本紀五卷雖不及後來屠叔方建文朝野彙編之備然視黃郁二家所載則加詳矣有嘉靖癸卯二十二年自序及郁袞跋見浙江采集遺書總錄台州外書

留臺雜記八卷明史藝文志入職官類

四庫全書總目是編乃其爲巡按南直隸御史時所作專記南京御史臺故事因以上溯歷朝設官命職之由分爲十類曰天文曰院址曰院臺曰官制曰職守曰俸秩曰廨宇曰職官表曰宸翰曰碑記按千頃堂書目

曰表曰文合宸翰碑驗自爲序嘉靖壬寅述其凡例然與記爲一故云凡九類

地之書動陳星野已屬影響之談一官一署而首志天文其亦迂而鮮要矣按漢明帝言郎官上應列宿况御史乎首志天文似亦無害台州外書考驗爲御史累上封事彈劾不避權貴可謂能舉其職非獨其書之應傳也

松巖遺稾一作松巖集見千頃堂書目今佚

遺詩

過蒼嶺

曉發栝蒼嶺穿雲上紫霄披茅妨曲徑歷險度敧橋仙子悲塵合征夫怯路遙投閒還復出山鳥亦相嘲府志

天台道中自歎

世途羞蹤近如何華頂明巖路不多鵁鶄有樓天上好

桃源無伴夢中過祇應問卜供生計何事飄蓬泛海槎猿鶴故山休怨我更來重唱紫芝歌同上

過水口驛

谷口沙明兩岸村軒窗上下水渾渾轆轤聲轉桅檣遠阡陌人歸笑語喧野店山聲供白晝漁舟燈火對黃昏溪平始覺波濤歇不似前灘易斷魂三台文獻

林縣黃華寺

遠水近水通溪橋千峰萬峰積翠饒深春花木凍未發絕壑冰霜暑不消珠露色添瑤草潤洞簫聲徹白雲嬌自憐不是神仙骨空憶當年王子喬同上

遺文

答郡伯陳梧岡公書

某斥謫之人衆所鄙棄乃承我明公識超時俗量容疏謫自解官南歸曲荷存問若憐其志恤其窮哀其不肖之才力猶欲拔而置諸俎豆此大臣斷斷有容之公後世之所罕見而人生之所不恆遇者也顧某匪人何足以叨盛典哉是故日者使回力疾披瀝寸丹意明公之能亮耳迺伏承鈞檄獎督再三邑大夫庠博士趨命競勸谿童野叟欣覩盛事遂令人與山川草木均被榮光士伸於知己此之謂矣蚤夜圖惟深欲勉副盛德直念君子處世見幾而作上也徵色發聲而後喻者中也納諸罟擭陷阱而不知避者下也某自童時有志事道亦

念民生窮居靜處閱世事不可人者期獨行其志而成敗利鈍有所不恤又自慕伯夷爲人舉世非之不顧必期無負平生而後止落落不合心志未渝晚乃獲仕於朝自謂素志可酬古道必復不意暫辱臺端一麾劇地某於此時不能奉身而退謂之見幾可乎比至毗陵見小民之塗炭覩國課之缺需忩豪右之橫行傷風俗之薄惡思爲上下竭力以贖尸曠又不意志雖不怠性則乖違心雖愛民政妨巨室鄉校之不毀未幾而下井之擠石立至中閒雖藉臺諫論列之公而亦不虞之譽不足以勝求全之毀也不謂徵色發聲矣乎朱夫子曰當官而行惟知報國見險則止匪以鳴高今日之謂也而

復欲冒進適足以自玷耳某之自玷不足惜恐累我明公知人之哲而不肖之罪愈深何則以柳下惠之賢世去中古未遠三代直道尙在人心且不免於三黜明公度今之世去士師之時幾何俯察不肖之僻遠士師之介而和者幾何而能保其不重困且蹈耶事勢苟可爲雖降志辱身猶思自效力不能任古人有放言自廢者矣今幸爲時所斥逐復可不自爲喜而戀戀升斗爲身圖哉又杜子美云移官非主意某荷聖明批答之仁尤當頫首犬馬不宜自棄如前所云也第客歲以毗陵饑饉恐民生流離旦夕稅野廉訪疾苦溽暑蘊蒸酷其外多難殃禍勞其心及今靜定百病交攻藥裹關心萬事

盡廢故前書謂非惟勢有所不能而亦力有所不辦非面護也實肝鬲之要耳君子藏器以俟時士亦爲知己者用明公聞望滿天下德業在胥壤羽儀天朝秉鈞當軸指日可待倘當此時肯一垂念某雖病臥亦當扶杖執役以需德業之成爲知己報也其在今日則不敢供命某自隱居唯閉門引咎今於知己之前故不覺展盡底裏非故借是而逆指文過也干冒威嚴伏維鑒察某再拜

遊雁山記 同上

歲己酉嘉靖二十八年一陽月十有二日予同黄子梅曲張子太華發黄巖遊鴈蕩山歷柏與進禮東瀛王亞卿遺像

晚宿嶺店驛厥明治行西望峰巒攢疊卽恍然神爽予恐耽題品太康泉石得毋效方人之學爲孔師門下不暇也邪已而道石門兩山竝峙爲門澄潭在下乃陟岡而入川原嵐岫不類塵寰予意茲山自天台栝蒼來將出岸原作洋誤大海局兀扈勇成勢其造化顯才之窟乎子貢見夫子之文章而曰得其門而入意或類此南繞至石梁入石佛巖崆峒如屋高廣數丈左竅小穴如側軒右有摩訶泉頗甘東歷和尙巖按卽客僧接達章義樓是爲東外谷遠嶂近林沿閱如畫不能以名識西度謝公嶺爲東內谷嶺下兩崇崖逼夾奇石森布限衆流成瀨爲照膽潭白雨潭梅雨潭水各澄碧兩崖穴峒屢出一小

竅為風洞常颶颶洞口紆徑入羅漢洞高數百丈兩土
壁上合下開深數十丈廣當深約十之一旁巉巇峍其
覆如螺捲裏起一臺級磴數百而上臺前飛泉數滴同
下如線叢降為靈峰寺故址前蹠雙靈芝之二峰北為北
碧霄洞大崖南為南碧霄洞西五老臺五大石衍整徹
空自是窮壑幽窄更上為仙人巖出繞而西為連雲嶂
又西峰巖叢擁不下百數多不可名識轉與繡壁一具
上突下歛高數十丈為淨明寺故址前挹石井山麓頂
右聳鷹嘴峰復入為蓮花峰出繞而西為響巖蠔巖四
簇而且峻虛中一道聲發谷響旋激有餘音頃之而出
巖峰展衍峭沓緣西入靈巖寺門當雙門二峰從東與

吳興閔氏

有水簾谷飛泉散墮如簾然有鶴井洞一石鶴立水中西進爲四巖盤傑遮道更進爲合珠峰二峯尖嵌大圓石寺展屏霞嶂雄兀互據展旗峰揚翥在左天柱峰偉插在右嶂左安禪谷有石洞稍下會賢谷嶂右龍鼻水兩石崖高百丈許倚合成宇下距二三丈邃亦數丈上合處有條石嵌如龍形鱗骨屈偃尾上掉爪鼻降垂二鼻孔滴水不絕又左有屏風蟾蜍峯右雙鸞玉女獨秀卓筆諸峰及僧抱石鑾回嶂環序種種獨秀側泉瀑如練爲小龍湫更上爲劍鋒泉石罅水躍上如劍形展旗中裂丈許深爲天聰洞捫蘿扳磴而視極底啟一竅淵徹無盡子歎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在茲矣擬之初入

門如破吳亂齊伎倆尙亦淺哉晚宿寺之西館又明日出西行至馬鞍嶺山形夾列規矱銳削踞蹲拜舞逦迤奔突以千計皆不可名識隨道平疇鱗布野聚星立雜石薮澗咸協轃景勝予伫嶺上眞若乘駿背馳遊入埏忽悟茲山賁布諸谷直耿存一嶺彼出悅紛華勢利然終聞性天道有骨氣有自來實以此敢不努力嶺南下泝雲錦溪能仁寺溪石底澄甚如雲朵錦章迫夾一徑通幽俊朵如塈刺寺外羣嵐周織喬木方簉蒼階巨斧皆古所遺更南下爲四十九盤嶺嶺內爲西內谷外復重阻爲西外谷合東石門謝公密藏三窟予復悟機事不密則害成以言列科尙遠三昧後抵詣一貫能變化

而進於是者貫則無內無外無暴無常無深無淺致一之道也出則西北循雲錦溪行入鴈山書院院創宋蕩南太守遂隱不露蕊茲山別景乃天柱寺遺址西入歷華嚴瑞鹿二寺故址峰巖美列爭妍逞奇不可名識者無算瑞鹿上常雲峯下常危插層霄之表嶂崖巧疊右畔如獅吼狀突引頭鼻又西爲翦刀峰二長石駢側如翦歷龍湫菴入盤谷觀大龍湫谷嶂數百丈石凹中水噴瀉隨風作態變幻不一子歷伫觀瀑三亭自惟學達才以全德所不匱其惟心源也乎一心也貫其才也含一而圖貫鮮不僨耳漢以下用才類躡僨機見買原誤息僨僨氣苟揚僨性陳竇僨身恭石僨天下明於大龍湫不

亦免乎嗟乎才德兼道君子因事現才無所擅作其用必切中機宜不至於取償凡以心體無古今動靜此造化所以無非教也獨茲山閟僻海隅又縮地鞭石不傳不移置中州爲人必具瞻且近朝闕得縉紳士劇玩之然山靈神徹不拫與飄輸淑盤長老亦云至矣是遊也海曲太華時亟有發明皆助予才者

忠恪吳惟修先生時來

明史列傳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松江推官攝府事倭犯境鄉民攜妻子趨城時來悉納之客兵獷悍好剽掠時來以恩結其長犯即行法撫譁者賊攻城驟雨城壞數丈時來以勁騎扼其衝急興

叛渠亞泪城復完賊乃棄去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兵部
尚書許論宣大總督楊順及巡按御史路楷皆嚴嵩私
人嵩疾之甚會將遣使琉球遂以命時來三十七年三
月時來抗章劾嵩曰頃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僨事邊臣
人心莫不欣快邊臣朘軍實饋執政罪也執政受其饋
朋姦罔上獨得無罪哉嵩輔政二十年文武遷除悉出
其手潛令子世蕃出入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權示
威頤指公卿奴視將帥筐篚苞苴輻輳山積猶無饜足
用所親萬寀爲文選郎方祥爲職方郎每行一事推一
官必先稟命世蕃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
皆嵩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論如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

克廉以及楊順吳嘉會輩或斥免死或祈遷官皆剝民膏以營私剕虛官帑以實權門陛下已洞見其一二言官如給事中袁洪張璒御史萬民英亦嘗屢及之顧多旁指微諷無直攻嵩父子者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邊事不振由於軍困軍困由官邪官邪由執政之好貨若不去嵩父子陛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爲也時張翀董傳策與時來同日劾嵩而翀及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先又官松江於是嵩疑階主使密奏三人同日搆陷必有人主之且時來乃憚琉球之行借端自脫帝然其言遂下三人詔獄嚴鞫主謀者三人瀕死不承第言此高廟神靈教臣爲此言耳主獄者乃以

三人相為主使藏匿詔旨戍烟瘴時來得橫州隆慶初詔復故官進正科給事中條上治河事宜又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宜用之薊鎮專練邊兵省諸鎮徵調帝皆從之撫治勛賜僉都御史劉秉仁被劾且調用時來言秉仁薦之太監李芳無大臣節秉仁遂坐罷帝免喪既久臨朝未嘗發言時來上保泰九劄報聞尋擢順天府丞隆慶四年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移巡撫廣東將行薦所屬有司至五十九人給事中光懋等劾其濫舉會高拱掌吏部雅不喜時來貶雲南副使復為拱門生給事中韓楫所劾落職閒住萬曆十二年始起湖廣副使俄擢右通政歷吏部左侍郎十五年拜左都御史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誠意伯劉世延怙惡數抗朝令時來劾之下所司訊治時來初以直竄聲振朝端再遭折挫沈淪十餘年晚節不能自堅委蛇執政閒連爲饒伸薛敷教王麟趾史孟麟趙南星王繼光所劾時來亦連乞休歸未出都卒贈太子太保謚忠恪尋爲禮部郎中于孔兼所論奪謚

棊按史言時來晚節委蛇今觀其劾劉世延連乞休歸曷嘗持祿養交以圖自全哉葢自萬厤十年張居正既薨言官爭礪鋒鋭搏擊當路與政府日相水火其所彈劾者未必盡犯清議也時局既變羣論始興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先生亦惟乞休以全晚節耳史乃譏其委蛇誤矣

朱衡傳隆慶元年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隄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衡字士南萬安人時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

安洲詩錄忠恪釋褐松江司李以禦倭有聲時趙文華巡視江南聞其名已列薦剡適公以事入謁甫下拜例視文華端坐不爲動公起立不終拜而出文華怒疏已發矣追回去公名而後上或謂公曰少忍之此時臺省矣公笑曰臺省豈可如是作耶後公以參嚴世蕃幾死詔獄感地震之變謫戍横州十年幾死者數矣至隆慶始赦回萬麻而後乃大用其百折不摧之概百世下猶

可以立頑起懦

明史陶諧傳孫大臨字虞臣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吳時來劾嚴嵩大臨爲定疏草時來下詔獄詰所共謀大臨不顧日餉之藥物時來亦忍死無一言

兩浙名賢錄陶大臨字虞臣莊敏公諧之孫按會稽人年三十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時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直言每共揚扢世務時來大言曰今日世務孰先於去相嵩者因出其疏草大臨讀之曰是爲名計也爲勝之則毋觸縣官諱泚筆汰其甚者已時來論上不勝下詔獄詰責所共謀五毒苛備或傳且誣伏者大臨聞之泰然日遣餉藥物醪糗爲偵伺耗息時來謝毋重累故人大

臨笑曰固也奈何使君獨爲善時來得不死以戍去而大臨亦以内艱歸仕至吏部侍郎卒年四十八贈尙書謚文信

按隆慶初大臨侍上講大學謂明明德如磨鏡不虞昏新民如澣衣不虞汚止至善如赴家不虞遠是在於性眞未鑿時擴充善端而已可謂要言不煩史稱大臨寛然長者而内持貞介不以勢利易卽以吳忠恪一事觀之已足見其爲人矣

兩浙名賢錄吳時來台之仙居人登嘉靖癸丑進士第授松江府推官會倭夷發難盤踞柘林以窺内地而郡守時且臥疾時來攝城守復奉巡臺檄爲監軍乘城旅

宿戒登陴者各以死守募巧匠作壘守之具無不堅備復作火礮佛郎機鳥銃諸器教士爲連弩一發十矢予矛槊必習分屯四郊以備聲援而寇勢逼甚士女趨保於城者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時來厲聲叱曰設城以衞民也以民委賊而抱空城所守幾何悉縱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衆壅汙蒸染因大疫時來乃四啟水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出之又多置藥餌躬率醫視療疫良已郎士郎當作狼諸兵至吳總臣計犒迺時衆大譟及至松撫臣屬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禪林外立營令士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

營帖然客兵素獷悍剽掠即不異寇時來用贊畫者言
爲好語結其酋長數輩日夲之以徇於郊刁斗相屬酋
或弗戢呼其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比總臣移鎮
境上有親兵取人一縑時來鞭之數十總臣怒召時來
庭讓之時來不爲動徐對曰公奉命用兵以安民也顧
庇兵以殃民乎總臣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
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時來盡撤屯戍第以
强弩數十人扼其衝總臣以爲危時來進曰兵多見弱
稍示之暇彼將不虞且淖濘安能登即登從高殪之易
耳總臣謝不及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苫葢時來
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選卒

運之城外以爲木柵扞修城者卒皆股栗無敢前時來
酋馳一騎出南門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
柵材還爲民屋則固向所識也賊知有備棄而北走將
突南都時來建議曰欲窘賊所如顧方略何如耳第決
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能飛渡乎尾其後而擊之賊皆成
擒矣當事者從之急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澱山
湖嚴以水兵塞諸隘賊果由檇李道平望阻水不得進
徘徊一隄中自相蹂踐我軍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
首三千餘溺死者無算此王江涇沈家莊之大捷語備
倭者至今快之而本始所爲緊時來首謀也視師者忌
之抑其功不上僅以治最召入爲刑科給事中當是時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分宜父子橫甚靡其牙者無不立碎時來疏其不法事以中旨逮詔獄廷杖得不死遣戍嶺表隆慶改元起自行中游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閱視江防與時宰不合拂衣歸時來爲人性慷慨負奇節於書無不讀而其諳解韜鈐則天性也方倭之犯松儒吏愕顧城之不陷者纔如纍卵時來初官司理無守土責顧慨然以一身肩之出入危城躬履行陣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固溝壘爲金湯作羸弱爲貔虎障蔽全吳保甯畿輔跡其所就視當日之建旄秉鉞者爲何如及事既定而大吏蒙璽書之褒將士受不貲之賞時來獨隱默不言若未嘗身與其事者此非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不能宜其立朝

而以忠節顯也說者曰公以經濟之才矢忠貞之節故其建立表豎偉絕一時時論以爲允
按時來仕至左都御史在萬厤十五年二月至十八年五月致仕卒在任三年餘此但言其隆慶中與高拱不合歸後事俱從略焉獨其敘松江推官事視正史爲詳

遺書

明史藝文志史類吳時來江防考六卷　又集類吳時來悟齋稿十五卷

千頃堂書目地理類吳時來江防考六册　又別集類吳時來梧齋摘稿十五卷字惟修仙居人右都御史掌院事謚忠恪　又横槎

集十卷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江防考四卷刊本

右明僉都御史仙居吳時來撰專紀新江營規制沿革自九江府以下至入海統爲圖說列之卷首隆慶三年自序謂新江營設水操軍以萬計而都御史督之葢自永樂遷都後未之有改也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江防考六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吳時來撰王篆增補時來仙居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謚文恪篆夷陵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隆慶二年時來以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創爲此考六年篆奉命繼其任以時來書度

之形勢微有不同因仍其體例增損重訂葢明代以
南京爲根本重地專設操江都御史與勳臣一人同
領其事所轄水操軍以萬計上自九江下抵蘇松通
泰緩急緘責成之是考於形勝營制官兵沿革頗爲
詳備葢當時積習廢弛其立法特密云

遺文

乞察姦邪疏 台州府志

臣連日伏覩聖明以邊事爲急將各誤事之臣究問大
小臣工無不欽凜音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文武一怒
而天下舉安正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掊尅軍餉以
餌執政之臣其罪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交結通行

上欺狂主下壞邊防撓厥所由其罪惟均若不一併究
治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有聞而不以告
是上負天子也臣聞四方多壘士大夫之恥也宋臣呂
蒙正尚以四方無事要荒賓服自謂相業之盡人問其
故以爲我無他能可見惟爲國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
而已今大學士嚴嵩輔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
由吏兵二部則輔臣不宜侵其事令既侵其事而引用
匪人以致蠹國害民邊事日熾誰之過歟嵩年已老智
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惟黷貨之心不
自饜足私令其子世蕃入直託言書寫干預國政擬票
揭帖書寫出其手旨意未下先已傳播人口世蕃亦每

先示人不自少避嵩曾對臣言小兒之意如此如此臣
謂聖天子在上萬機獨斷即有謀及宰輔嵩應竭其愚
不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自當謹身避嫌不應
窺覘幾微招摇權勢明以市私恩欺人于外也濫引伊
親萬寀爲文選司郎中方祥爲職方司郎中彼此爲姦
賄賂公行五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
覆何曾有思報之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義
以忠於君上哉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如趙文
華嵩所引用也征南回時將銀五萬兩帳脉送與世蕃
婢妾二十七人各金玉首飾一副世蕃猶以爲未足文
華告病疏章即世蕃爲之若非聖天子在上則文華且

馳驛除歸矣張經之被誅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將銀五百兩送經弟張中洲名曰路費夫經朝廷之罪人也若非生前重受賄賂死後何為贈以路費乎若非聖天子在上則經且保首領矣玉汝孝蘇州失事將銀三千兩央檢討梁紹儒送與世蕃止問軍罪當給事中袁洪愈劾去紹儒時畏世蕃不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揚巡撫即行吉安府將銀三千兩送至其家赴淮不及數月賊勢方急克廉陞戶部侍郎去年給事中張登乞要久任蓋指克廉未顯言之耳楊順誤國敗軍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三蔭其子既送監讀書又為錦衣衛千戶及百戶人言陞賞一次順其用

銀三萬方許以職方承行亦得二千則三萬之多必與世蕃無疑也臣思聖天子在上今已洞察其姦矣必不以蔭子之典加順有罪之人葢世蕃誤嵩嵩因以誤陛下也吳嘉會修邊冒請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乃加三級而連蔭二子乎人言嘉會將修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擡送文華轉送世蕃被尚書方鈍面斥其事今御史萬民英劾其鑽刺結援其所鑽所援非世蕃而誰臣恐聖天子在上今已洞察其姦矣必不肯輕以蔭子之典加嘉會有罪之人葢世蕃誤嵩嵩因誤陛下也夫為朝廷弭盜安民不過文武諸臣也然而督撫為尊朝廷之激勸人心不過賞罰也然而以得中為權今惟賄賂之

術可以免罪脫身可以陞官蔭子亦何難尅軍民之脂
脂以博顯榮而復誰任難事以爲朝廷圖久安之業哉
且邊事之難人人知之若知其難必須自盡其力不能
則繼之以死不能死則宜自度罔效以聽命于朝廷不
應掩莫大之罪竊非常之恩今日陞官明日蔭子欺罔
朝廷亦至此極也今則軍民貧困極矣謀國者旣乏長
算又敢私其黨類任其掊尅又酬以恩賞之厚甚焉是
幸賊之來以爲市也不亦深可恨哉故今邊事之不振
由于軍民之困窮軍民之困窮由于上官之貪墨上官
之貪墨由于圖國之無人拔本塞源之論願皇上察之
也昔楊溥爲相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家累十萬金

今嚴嵩貪汙不比楊溥而世蕃之貪復過之竊聞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滿道路絡繹不絕萬宋方祥南行俱各滿載人有萬萬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也伏乞敕下九卿衙門提訊如果臣言不謬將嵩放還田里以立國體世蕃肆諸市朝以正天討則姦黨弊革內治外嚴安攘大業掀揭古今而于天下無難治矣

方正學先生祠記 台州府志

甯海故有正學先生祠在臥龍之岡歲久浸剝隆慶壬申侍御南昌謝君廷傑以巡按至下有司凡名賢祠墓亟加修飭會新君嗣位追祀忠賢而于革除諸臣尤申明表章命所在立祠祀之于是知縣陳然奉行惟亟改

建于縣治之西以謝君命徵時來記諸碑竊惟若先生者其學宜從祀孔子廟庭不啻一郡一邑之享也而祠將自茲以始因綴以詩俾春秋歌以祀焉詩曰天牖民衷知能惟良有氣浩然五典三綱人愛其私如水無坊假託管晏懿德以戕天挺先生昭世鸞凰篤信好學希聖皇皇何以揖讓仁義之鄉何以蘊藉周公之堂發爲文辭天織錦裳抽奇闡祕不滯粃糠內焉以直外焉以方箴銘雜誠曷弗允臧臥龍之岡爲今首陽豈其首陽閎其芬芳微言大義克配宮牆惟茲宅里誰其表章覩風弔古爲世立防欽于來哲祀典未央

嵊縣修學宮記　嵊縣志

嵊之昉有學在山之麓既以水患徙山之巔惟山故受雨於木易蠹惟高受風於瓦易毁自嘉靖初一修後迨今六十年棟折榱崩矣萬麻八年丹徒姜侯克昌來爲嵊令諸博士列狀請亟修理侯申請三臺咸報可而督學使山西劉公東星守紹興郡四川傅公寵督課尤勤委新昌劉侯庭蕙計其工値侯乃悉索諸賦歲徧所積若干不足益以學租廢寺田價又不足益以金矢之贖而訓導傅遜愼而有心計爲綜理之侯與教諭章木訓導王汝源以時視其勤惰先正廟後簷六柱以石爲之避雨也次廊廡次戟門次泮池神座故用木易以甎經始于萬麻九年三月戊寅落成于十年五月丙寅諸博

士以廟貌之曠有年賴侯以炳煥于邑中得有瞻依惟士暨民靡不樂觀厥成于已與有榮施相與礱石命諸生尹紹元王嘉士徵余爲記夫學校爲賢才所自出政之首務也侯是舉得之矣諸博士與弟子日游宮牆戴侯之功思以服侯之教應必有自致以終侯弦歌之教者侯爲峏救偏補弊節充費以惠窮乏事多可記即修學其弛張先後可槩也

遺詩 見台州府志三台詩錄安洲詩錄今錄六首

焦山夜歸

古寺探幽去山城倚醉歸留賓人林月上醒酒水風微漁唱搖江渡村燈照石扉獨憐沙上鳥已宿尚驚飛

天津寄親知

乾坤誰是再生人一日今知一日春蝶夢翩然依海曲

鵑聲飛不過天津暢娛意遠時難待唐介言輕聽易嗔

無論生還他日事荷戈負耒總王臣

匡治詩蘇此滅死謫戍出都行次天津寄人之作海

曲指橫州鵑聲句隱指時相蔡按海曲郎指天津鵑

聲句謂不能歸也雖用邵子洛陽天津橋聞鵑事似

與彼意無涉

經回雁峰

少小曾思五嶽遊登臨翻動百年愁座中忽轉三千界

天上虛傳十二樓斗柄平臨高閣外雁鴻低度半山秋

南陔北闕心同遠目斷瀟湘紅蓼洲

茶陵別張鶴樓

謫來萬里行將半恰到長沙話別離一水無端尋舊夢千山難稱是前期弔經賈傅投文處吟想靈均頌橘時窮海只今何計免樂英一語更何疑

贈鍾任卿僉憲之廣東

送君南去意悠悠把酒翻令感舊游五嶺雲山太萬里三禺猿鶴淚三秋坐觀周易梅花發行倚吳鉤海蜃收亂後民居那可問好將膏雨慰宵憂

南峰

朔來九日共一樽空載上山堂納遠風招隱正逢黃菊候

放杯共坐白雲中江山搖落驚秋晚鄉里蕭條喜歲豐莫怪煙霞成痼疾幾能回首看冥鴻

給諫盧西華先生明諏

明史逯中立傳文選耶顧憲成等以會推閣臣事被斥給事中盧明諏救之亦貶秩中立上言云云帝怒嚴旨責讓斥明諏爲民而貶中立盧明諏黃巖人萬厤十四年進士

大清一統志盧明諏字君教黃巖人萬厤進士授太常博士釐正郊廟大祀典章擢給事中倭警上六事時內侍頓隆犯罪尋見原雲南歲進礦金初議量減尋復故明諏并疏參駁忤中官文疏請召還直臣張棟等又請

起用閣臣王家屏尚書沈鯉員外郎鄒元標時家屏方建言忤旨會枚卜吏部首列家屏名顧憲成坐謫明諏復疏救之帝怒削籍歸

台州府志盧明諏字君教號西華萬歷乙酉舉鄉書次年成進士授太常博士以郊廟大祀典章滋漫明諏考故實編次四十卷釐正之一時奉爲故實奉命諭祭汪尚書宗伊其家酬以金帛不受追送至蒲仍賦詩卻回之擢授刑科給事中倭警上方略六事奉旨嘉奬內侍頓隆犯罪已下部議尋有旨見原滇南歲進礦金初議量減尋復故明諏并疏參駁語多切直忤中官意又疏請召還直臣張棟鍾羽正萬國欽等悉並餘以留中不

報因給假歸二十六年補吏科轉戶科右給事倭陷朝
鮮力陳大司馬石星議款之失總督顧養謙因朝議牴
牾疏請孫鑛經略意在分過明諫言經督並建事鮮責
成後所言俱驗又疏請起用閣臣王家屏尚書沈鯉員
外鄒元標等六十八人時家屏等方以建言忤旨歸由
是失上意會枚卜銓部首列家屏選司顧憲成坐摘明
諫復疏救之上益怒命降雜職用迨遂中立疏進竟削
籍時年止三十餘二人在堂喜曰兒慷慨樹大節無忝
所生矣考妣繼喪哀毀骨立徒步營墓身雜畚鍤之役
服闋馬直指從聘劉撫軍元霖交章推薦不起杜門著
述卒年四十五天啟癸亥掌院趙南星追論遺直奉旨

加贈光祿少卿有掖垣疏草行世西山遺稾藏於家

掖垣疏草序　蘭陵張師繹撰

掖垣疏者夕郎盧公明諏所草也明諏台之黃巖人字君教萬厤丙戌進士歷太常博士陞授刑科給事中公起海濱荷明主拔擢官在耳目之際矢竭孤忠孳孳補救如恐不及葢司諫可半歲一條陳邊事再請減滇南貢金及正椽人頓隆盜庫罪三請止東封四請用直臣鄒元標等皆民譽也而首歸德山陰二元老五論止經略孫鑛并責成總督顧養謙六請覔宥銓部會推王文端選郎顧憲成而公奉嚴旨降雜職用迨同官逯中立申救疏入而公再奉旨落職編戶矣明農十年賫志竟

殁會光宗皇帝洎今上登極蒲車乎纁賁相望於巖穴
一時骨鯁之賢批逆鱗而甘九死特强項而爭國是者
不亥蒙登等之異數公不及見禮臣推廣德意噓枯澤
朽悉下所司大搜遺佚公子諸生應珂應抃等念公應
格投牒郡縣冀綸綍翔洽黃壚公家故貧無金錢通輿
府一時同志或前死或强半爲大官黃海非舟車輻輳
地力不能自致郡復鄭重大典又故寥蕭不以上聞部
省會如隔九閽不復省錄予竊竊心傷之無何恤典一
不遐遺贈公光祿寺少卿應珂等始相顧蘇蘇隕涕響
命自天先臣不朽先臣之孤得稱爲人子死且不朽乃
奉其遺草付之梓而乞予一言之導也語曰勝覯數定

觀理當其勝則匹夫之血誠不能抗而悟明主及其定
則冰霜之嚴譴不免霽而滲陽和故有半生摧折忽爲
受特達之知亦有畢世湘纍隱然積公輔之望是定故
定而勝亦定理故理而數亦理也試追數神廟末年王
沈兩公繼筦綸鄒趙諸君子留爲今上統均風紀之
重公之疏十行其二三公所疏之八十用其六七上用
公之言舉人而徵示夫爲人臣者無樹之招而市之德
上抑公之身而嘿示夫爲聖子爲神孫者當通其變而
濟其窮於公之心獨無恔乎公所言裁一卷侃侃皆軍
國大計其論經撫互相推委與封貢之誤閱世猶驗至
其練朝章通國體不噂沓而靡靡不眠娗而巧核祛詖

淫邪遁之害歸平康正直之途卽張爲諫鵠可也嗟乎

昔之皁囊患其少今之封事苦其多彼塡滿公車而譁

釦不可辯澠淄不可分葛藤不可了達山十里蟪蛄之

聲尙猶滿耳而不可止積繁誨輕積瀆誨厭九原可作

也公其能無愀然於時事也歟欽差整飭台州兵備分

巡紹台道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蘭陵

張師繹克儁甫撰

遺文掖垣疏草一卷凡七篇附文一篇祟祀錄紀略各一首今錄二首遺書有太常寺志二十卷今不傳

請召用直臣疏萬厤二十一年正月

臣一介草茅遭逢明主由常掛而轉諫垣爲天子耳目

之任不易稱矣因思報德惟在進賢若知有海內忠賢

爲朝紳推轂士林歸重足以佐太平而資中外者有不列名以聞非臣所以忠於陛下之職分也敢據所知一一陳之語云主聖則臣直夫主誠望矣臣安所事直易嘗言之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各從其類也唐臣陸贄云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才漢宣精吏治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吏臣亦云陛下錄忠直故其下多折檻借劍之臣以是知主聖臣直語不虛耳臣昨歲條陳六事首以任忠廉飭邊備爲言隨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有以知聖意所向顯欲敘用忠臣不欲使天下之人謂英明如陛下乃有禁錮名賢一事世道幸甚臣因三復思之建言

諸臣必能隨地效忠何分內外何論邊腹但其閒膂力不無剛柔之異不容不分別所宜以當其用者況又有一等天植精忠以爲聖朝光寵如張棟鍾羽正萬國欽王教羅大紘湯顯祖饒申王之棟郭實胡克儉姜應麟舒宏緒李沂雒于仁李懋檜葉隆光其人或忠在糾繩或志切澄清或執法不撓而不便中貴或力主戰守而取罪柄臣所宜亟起清華之任以竟厥施弼成聖政者也●至於任用邊方自有宜邊而邊者如賈名儒何選李琯江東之李植劉志選吳正志王德新等皆孤忠自許長才夙著若令周流九邊備嘗邊事以其英風耗之疆場庶過激之氣可融爲中和而用世之才亦裕於閱歷

他日而任督撫握本兵則出其素所嘗試者籌之惟幄若輕車熟路然自能相機失謀臨難決策調度防禦綽有成算故足賴也葢忠貞由天而賦才猷待習而成今邊方司道雖曰乏才然而以圓融輭熟爲機權以苟安媚寇爲得策歷練愈久機權日益熟邊事日益弛而彼之囊橐日益潤矣他日縱任之督撫任之本兵彼能勝其任乎臣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一嗚斥去豈必皆才然而忠肝義膽素所蓄積雷霆垂擊且不避也而何憚於邊塵豺狼當道且不畏也而何難於敵愾今竟令之困於下僚老於邱壑目不覩戰陣足不履邊陲他日縱任之督撫任之本兵彼能勝其任乎臣有以知其必不能

也合並者以觀所謂忠者未必習習者未必忠二途既分國家常不得才德兼全之士而用之一旦大敵當前掣襟見肘不得不用偏才以支目前之急而貪夫得以藉口國事終無所賴則方今事勢是已臣目擊此弊故思習忠臣以邊事以需他日大受之器自謂千慮一得竊願當事者破拘攣之習力為陛下行之也伏乞聖明省覽如果臣言可采敕下吏部將張棟等起任清華頁名儒等起任邊道庶眾正進而世道昌邊疆社稷俱有所賴厥係非淺鮮矣臣干冒天威曷勝惶悚待命之至

疏入留中

棻謹按以人事君者大臣宰相之事達視其所舉者

觀人之要道也先生此疏舉張棟鍾羽正等二十四人明史無傳者唯王之棟葉隆光劉志選吳正志王德新等五人耳其後再疏舉王家屏沈鯉鄒元標史孟麟張貞觀王如堅趙南星孟化鯉孫如法李獻可孟養浩朱爵吳宏濟王學曾朱維京張納陛諸賢辯敷教賈巖高攀龍安希范孫繼有譚一召等二十八人明史無傳者唯顏文選項復宏唐世堯陳遴瑋姜仲軾亦五人耳其餘四十二人風節經濟炳在史書可覆按也然則先生之識度眞堪作相先生之學行必不後於諸賢矣

又按先生兩疏所舉皆建言獲罪諸臣如葉隆光唐

世堯陳遴瑋（明史作璘）等見萬國欽傳王德新吳正志王之棟等見姜士昌傳（吳正志又見顧允成傳）則其餘諸人之賢皆可知矣

懇留文選顧憲成疏（萬厤二十二年五月）

題爲懇乞天恩矜宥郎署微臣以光慶典以廣聖慈事竊念臣明諏家世草茅叨蒙聖恩擢居言路自通籍以來此身已委之國家而此心則日以聖帝明王望陛下故補官數月隨事思效款誠乃蒙陛下屢屢優容不加譴斥沐此天高地厚之恩祗有嵩呼以報耳顧犬馬愛主之誠日甚一日若有所見不爲陛下一言之此心皇皇如有所失寢食爲之俱廢用是不避忌諱冒瀆宸嚴

惟陛下試垂聽焉頃者陛下允元輔之言命廷推輔臣用禮部尚書陳于陛沈一貫入閣辦事又以吏部會推事體不妥降處司官隨允輔臣申救止降文選司郎中顧憲成一員聖慈亦既優容而小臣咸服其辜矣顧臣反覆思之終不能無言者何也陛下之置輔臣也將屬以調和陰陽以稱鹽梅霖雨之任也然必枚卜之日聖情歡豫凝和於上然後吉兆告符和氣薰烝而燮理之效可臻所謂人主和德於上羣臣和德於下而後天地之和應非虛言也今陛下一朝而置二相典不爲不隆矣乃以降責郎官之故以致聖心違和於金甌盛典爲之不光恐非所以重二輔臣之始進以應得賢爲瑞而

爲召和之端也故三輔臣及二銓臣皆引罪申救夫豈惜二選郎但念此鉅典曠世一逢而欲陛下齊威宣和以爲百辟卿士之倡耳且前所推王家屏公忠亮節薄海內外益無日不庶幾其再起以光輔聖德臣愚不自揣問嘗推轂以請念海內多故非從人望無以鎮壓邪謀在王家屏或取入內閣以備四輔之數在沈鯉或起充總裁以成一代之典其餘鄒元標趙南星高攀龍等敕下吏部酌量擢用而不謂天聽之益高也乃今輔臣及九卿甫承會推之命無不仰體陛下人惟求舊之心一時衆議攸同故於事體不暇詳考此在選郎不過依之執筆耳今日若據之以爲罪他日將有援之以爲功

著置相何典也而令選郎得以為罪得以為功尤不可著之令甲也伏乞陛下念此慶典朝廷不宜因此降官惜此重典小臣不得即此坐罪著令顧憲成照舊供職則聖恩浩蕩其於盛典既有光而於國體亦不失所關理道非細故矣臣于冒天威不勝恐懼待罪之至疏入得旨盧明諏逞臆濆激好生可惡且該部往往妄自推用多因彼此互相救援顯然朋姦之故顧憲成著革職為民盧明諏降雜職用　時科臣逯中立具題申救奉旨盧明諏革職為民逯中立降雜職用

卻餽詩紀略奉差諭祭崇陽尚書汪公宗伊公孫孟吉酬以金帛不受行至蒲圻復使來餽卻謝以詩按先生本姓楊故有關西之句

朝廻使節發棠谿行入蒲州日已迷暮夜何勞勤遠贈故人原自出關西

詩合給諫吳朗公先生執御　曾祖倖

明史列傳吳執御字朗公黃巖人天啟二年進士除濟南推官德州建魏忠賢祠不赴崇禎三年徵授刑科給事中明年請除掣簽法使人地相配議格不行請蠲畿輔加派示四方停免之期曉然知息肩有日不至召亂請罷捐助搜括毋爲貪墨藏姦藪帝以沽名市德責之劾吏部尚書王永光比匪用王元雅而封疆誤聽張道濬賄舉尹同皋而祖制紊國家立法懲貪而永光誨貪官邪何日正寵賂何日清帝以永光清愼不納其言請召黃克纘劉宗周鄭鄤忤旨譙讓又言往者邊警袁崇煥王元雅擁金錢數百萬士馬數十萬狼狽失守而史

應聘王象雲張星左應選以一邑抗强敵故曰籌邊不在增兵餉而在擇人請畿輔東北及秦晉沿邊州縣選授精敏甲科賜璽書畀本地租賦撫練軍民自禦寇邊闕文武吏繕修城守外責以理財如先臣王翺葉盛輩所爲客兵可撤餉省可數百萬帝時未籌執御所論畿輔秦晉也而曰歲賦留本地則國用何資不聽又劾首輔周延儒攬權其姻親陳于泰及幕客李元功等交關爲姦利初執御行取入都延儒遣元功招之不赴至是竟劾延儒又陳內外陰陽之說九邊中原廟堂之上無非陰氣心膂大臣不皆君子帝以所稱陽剛君子無主名令指實執御乃以前所薦劉宗周三人及姜曰廣文

震孟陳仁錫黃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揚羅喻義易應昌對會御史吳彥芳言執御所舉固眞君子他若侍郎李瑾李邦華畢茂康倪思輝程紹皆忠良當用通政使章光岳邪媚當斥帝怒其朋比執政復從中搆之遂削二人籍下法司訊時御史王績燦方以薦李邦華劉宗周等下獄而執御彥芳復繼之舉朝震駭言官爲申救卒坐三人贖徒三年

按先生字君篤別字朗公初任濟南推官潔躬執法不假色笑濟人呼爲吳靖街崇禎初御筆親除淸介第一獲罪歸里州府罕見其面及事關桑梓利弊持救必力當道每景其義而舉行之甲戌黃饑悉出廪

藏爲倡存活數萬戶乙亥黃春坊道周謫歸千里過
訪信宿九峰相與感泣時事有未斷吾儕三惕憂之
句所著有江廬集刑垣疏稿見台州府志
又按先生獲罪在崇禎五年壬申時年四十三歲至
崇禎十一年戊寅卒年四十九當道請立專祠於縣
署之東今改建於九峰書院之東舊志謂先生卒年
四十六誤也
明儒學案吳執御字朗公台州人也崇禎閒由進士擢
刑科給事中初入考選宜興令其私人李元功邀致之
先生不往御史袁宏勳金吾張道濬搆擊善類太宰王
永光主之先生劾其誨貪祟墨宜避賢路永光尋罷上

憂兵餉缺額先生言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誠命北直山西陝西凡近邊州縣罷去遢茸之輩敕吏部精擇進士盡行改選畀以本地錢糧便宜行事各隨所長撫吾民練土兵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援於戍卒計無便於此不聽又劾宜興塘報奏章一字涉盜賊一字涉邊防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揜聞功可以罪按也詞臣黃道周清嚴不阿欲借試錄處之未遂其私則遷怒儀部黃景昉楚錄箴砭異同必欲斥之李元功蔣福昌等夙夜入幕私人如市此豈大臣壁立千仞不邇羣小之所爲哉奏上上切責之先生再劾三劾俱留中凡先生所言皆時局小人

之深忌已而先生奏薦劉忠端曹于汴并及御史遲大
誠所舉之姜曰廣文震孟中允倪元璐所舉之黃道周
上責其徇濫御史吳彥芳言正人蟣伏尙多邪類鵷班
半據薦曹于汴李邦華李瑾劾呂純如章光岳上以朋
比下先生與彥芳於刑部坐奏事上書詐不以實律杖
徒三年兵部員外郎華允誠劾溫體仁與閔洪學同邑
相依驅除異己而吳執御之處分遂不可解矣未幾先
生亦卒有江廬獨講一編其學大都以立誠爲本而以
坤二爻爲入門因合之乾三爻深佩宋儒居敬窮理之
說至海門言求已處亦篤信不疑故于克己閑邪謂不
當作去私說雖未洞見道體獨契往聖而一種擔當近

理之識卓然躬行君子也

江廬獨講

克復工夫是無了百當其餘出門使民都是逐件做工夫假如出門時聚起精神這出門時便是仁使民時聚起精神這使民時便是仁

柔劉子曰精神只是一箇這能出門的精神便是能使民的精神此理月落萬川不分江河沼沚只人所見有不同然此語自是從親切體貼來者

祭祀感格乃生者之氣非死者之氣朱子人死未盡散之說尚從佛學來然難說只是生者之氣氣本無間屈伸有無皆氣也雖散而盡仍是死者之氣故曰返而歸

者爲鬼

棻按禮記載延陵季子之言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又載孔子之言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是人死氣未盡散非朱子之說乃孔子之說也亦列國名卿之說也豈亦從佛學來邪若死者之氣已散而盡則祭祀亦無可感格矣豈先王之制禮乃教人爲僞邪

又言有無皆氣棻按莊老强以無爲道亦未嘗以無爲氣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皆實有者也豈得以無爲有哉

天無時不動而天樞則不動

添劉子曰是動靜判然二物也天樞之動甚微如紡車轂上線極渺忽處其動安可見故謂之居其所其實六線之微與四面車輪同一運轉無一息之停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可以悟心體之妙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學不明遂令聖眞千載沈錮而二氏之說得以亂之

蓁謹按此正言動靜一貫非判爲二物也蓋天之運動其本皆由天樞使天樞可以易置他處則天反不能動矣故曰居其所不動也蓋樞雖微動而得主有常實謂衆動之主即謂之不動可也劉子之言殆如惠子所謂飛鳥之景未嘗動也與

兩間可求惟己七尺可問惟心

喜怒哀樂稍有盈溢便是氣

常存此心不爲氣動即是無終食之間違仁

遺文 刪垣疏稿二卷疏四十首今錄一首

劾首輔周延儒疏 崇禎四年八月初九日

臣聞仲尼贊舜以無爲又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及讀尚書獨以地平天成歸之伯禹蓋舜之無爲非無爲也有代之爲者也五臣各竭其智伯禹兼任其勞所以舜得屏聲色黜聰明允塞溫恭垂衣而治天下臣自客冬入垣親見皇上文明濬哲亦舜之下僅見者乃太平無期菑害並至試問誰任宅揆非首輔周延儒乎延儒

間謂之碧燐燐之忠豈不儼然自居救時絕無壅蔽臣
卽就今之時詰其所救者何事乎皇上登極以來頻風
雨調順矣近者旱則千里赤地潦則平陸行舟而颺人
之風蔽日之霾有識寒心問誰燮理延儒敢自寬其罪
以歸怨於天諉咎於人乎皇上登極以來頗中外悅安
矣近者禁地而刎縊多人蘆溝而刼殺白晝始興之鏑
縣令婺源之聚綠林普明之抗巡撫流賊盜兵充斥道
路曠夫怨女仳離田間問誰平章延儒敢自寬其罪任
皇上焦勞責羣臣分過乎且秋防戒嚴將之非懦則驕
猶昔也兵之非悍則弱猶昔也邊牆甚塌守禦無聞臣
每念及身戰神慄皇上試問延儒秋高馬肥邊城萬一

蹶又某將堪元戎大帥某將堪後勁前茅某兵堪陷陣衝鋒某兵堪堅壁清野宜亟密告皇上此所謂軍機也此所謂戒漏洩否則烏容偷安巢幕坐待風雨漂搖乎凡此皆臣所謂庸而全無救時之具者也使延儒自知其庸感激皇上殊恩虛心留賢才如姚宋之任人賢心求幹濟如韓范之砥礪猶之可也乃攬權壅蔽一味徇私何地無賢才而辛未會狀榜眼探花館元必出蘇松常淮四府況會元首篇襯帖大臣是何經旨而書藝三承結句綴亞君子殊爲可駭狀元攜資挾妓而來通國共曉試卷既有複字何以得列進呈之首江南例止二府常胡爲併江北而奪之京師煩言嘖嘖延儒敢悍然

以欺皇上乎六科關通六部此祖宗三百年舊制卽姦如王文禄如焦芳黠如嚴嵩未嘗敢廢近日塘報奏章一字涉境外一字涉盜賊一字涉邊防輒借軍機密封下部令臣等耳目之臣無所聞見葢延儒明畏在廷諸臣摘發其短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按忠格之臣無不切切憂之而延儒敢悍然以欺皇上乎然臣之所謂蔽不止此也皇上以銓曹省臺諸臣歷補道府此按祖宗重外典制非鄙夷諸臣也乃去年銓部擬歷臺臣顧其國爲府而延儒以鄉人之故佛然而勒歷溫國奇尙謂能輔皇上以重外乎皇上以文運與世運相關故庚午之試錄磨勘獨嚴此按祖宗黜浮典制也乃延儒

以楚錄砭切異同欲斥詞臣黃景昉又以黃道周清嚴不阿欲借臣鄉試錄而重處竟以未遂其私遷怒於議郎尙謂能輔皇上以黜浮乎皇上以言路爲治理之要六月一考允部院議不駁此按祖宗求言典制也乃延儒於新資諸臣朝房初見之日即敘此番皇上初意欲駁數卷因延儒委曲而止且謂諸臣不必急急於言名諫臣如陽城未嘗多言尙謂能輔皇上以求言乎且廟堂之上紀綱不立私人之門奔走如市先後容李元功蔣福昌周素儒等夙夜入幕此豈大臣壁立千仞不通羣小之所爲哉皇上習見延儒票擬摘一二細事駁一二單言近於明敏遂爾推誠抑知延儒陰譎之尤意之

所忻吐漱興雲雨意之所忤呼吸下霜露實借票擬以行其私乎夫輔臣而庸猶可言也輔臣而薇不可言也宋臣蘇軾之言曰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故聖人擢用臺諫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正以伐其萌而救極重之薇也臣目擊邦本日枯邊事日壞金甌宜犁瓦解可憂皇上有文明之資而延儒不能迪以允塞皇上有問察之好而延儒不能引以用中肆欺薇而累國家禍方甚大謹據實糾察伏惟皇上慨然省覽先罷薇臣以謝延儒然後將延儒立賜褫斥更乞聖簡持心如水大臣祛壅薇賢聰明安內攘外徐襄太平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疏入得旨首輔周延儒公

惣任事朕所鑒知果執御何得借端誣訴顯屬挾私逞臆本當懲處念係言官姑且不究該部知道

遺詩

秋日同黃石齋年兄登九峰二首

到處看山只自然不貪邱壑不談禪兩眸佳趣憑秋水一枕奇書邈太玄深酌藤華神愈靜高吟雲際興孤騫嗟予廿載山林好此日頹然傷偓佺按騫音軒本在今十三元韻而明洪武正韻軒騫與褰同在十一先韻故可通押

踏破芒鞋未肯休原來生氣自充周補天誰鍊難鞭石探海徒傷欲倒流且對朱霞紛夕秀那驚翠篠幻濤秋行行共說尋常話未斷吾儕三惕憂

贈詩

倪元璐字玉汝別字鴻寶會稽人官至戶部尚書謚文正時朗公先生既出獄文正時爲國子祭酒贈以詩

項門一下是陽剛七十諫書飛血光政事堂堪名偃月纍臣志不在飛霜遂精周易因美里欲祭皋陶奈范滂滴滴月恩如海大將人几肉放還鄉

紀善吳樊陽先生倖附

黃巖縣志吳倖字存秩一字廉夫號樊陽幼穎拔以文學著聲嘉靖初潘御史景哲萃兩浙名士於萬松書院試青山綠樹賦奇之曰滄海遺珠也超貢京師授沂州訓導歷陞魯府教授奉命修玉牒成進紀善給假歸以吟咏老於家著有叢桂山堂類稿孫欽堯字大章邑諸

生以孝友著曾孫執御給事中

濟南府志吳倅字廉夫黃巖人選貢嘉靖時任光沂兩州司訓三遷爲淄川教諭神情淡遠榮辱得喪不攖其胸次設科條以造士創纂邑乘增製祭器修葺廟廡購置書史暇與邑中名士賡煙和月興會磅礴弗知老之將至任滿致仕歸築叢桂別業植三槐於庭萬厤改元忽語子姓曰我有德在淄其身後之祠鄉乎端坐而逝著有叢桂集二卷南宮倡和集一卷般陽倡和集一卷

祀名宦

遺書

淄川縣志見濟南府志宦蹟傳

叢桂山堂類稿三卷 一作叢桂集

南宮倡和集一卷 見濟南府志

般陽倡和集六卷 見同上

遺詩

大水和王九難韻

八月風雨何太霪波濤萬頃天沈沈遍地飄零捲茅屋少陵野老何處吟羣黎呼籲愁剝膚漂流其逐鯨波徂民到魚鼈亦已矣彼蒼降割胡為乎氣運一厄是誰咎天地盈虛非我辜何人肯圖流民獻猶望我后其來蘇

三台詩錄

過衞輝宿梁園

飄零書劍二毛初迢遞嵩河萬里餘遠水獨依青雀舫故鄉遙望白雲居客來衞地砧聲動夢入梁園雁影疏舊日王孫重詞賦於今誰復似相如　三台文獻

望華嶽

岧嶤華嶽障金天拔地三峰插渭川東望青徐分甸服西連秦晉鬱風煙晴空露洗仙人掌陰洞雲飛玉女泉已夢清秋尋白帝高凌絕頂快攀緣　同上

和張大尹遊九峰韻

金刹同遊世界稀綺筵競舞越羅衣吟追仙舄晨初往漏轉銅龍夜未歸紺水靜涵奎影射紫雲晴透露華微山門玉帶今猶重碧海黃塵淨不飛　九峰詩集

台學統卷九